

反對派勿做斷送普選罪人

□顧敏康



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於8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審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關於香港特區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會議已就行政長官普選方式的框架作出決定，並將於周末公布。據筆者判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在三個方面是不會給反對派帶來什麼驚喜的：

人大「政改框架」呼之欲出

第一，就是要嚴格依照基本法第45條規定提名特首候選人，並經香港全體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特首。換句話說，基本法第45條只規定了提名委員會可以提名特首候選人，「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根本沒有法定基礎。

第二，就是對特首候選人的基本限制。即除了基本

法第44條規定外，根據基本法第43條之規定，特首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這種特定限制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因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只是中央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無論是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也好，或者是基於中央對香港的主權控制理由也好，對香港特首候選人的忠誠品格進行必要的規定和考察是必須的。而有自信的人士是不會害怕對其忠誠品格進行評定的。因此，能夠對特首候選人進行合理把關的機構就是基本法唯一授權的提名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先生也指出：提名委員會就是用來把三重關的，即政治對抗風險關、憲制危機風險關和民粹主義風險關，是很有說服力的。

「袋住先」是唯一選擇

第三，人大常委會也會對特首候選人的出閘比例作出規定，即參選人必須得到提名委員會過半數的支持才能出閘成為候選人。提名委員會必須體現集體意志，而「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顯然是指「過半數」。而在「簡單多數」還是「絕對多數」方面，尚有討論的空間。

筆者預測以上三點立場是有法理依據的，也是符合

國家和香港利益的。借用李飛先生的一句話：「不遵守香港基本法，不堅持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原則，就是要擺脫中央而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用香港的『一制』來對抗國家、對抗中央。」如此聲明，也證明了這三點立場必然會成為人大常委會即將作出政改決定的核心內容，或者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政改框架。在這些問題上，應該是沒有妥協餘地的，反對派只有「袋住先」的選擇。

同時也必須指出，香港政府呼籲市民2017年政改方案要「袋住先」的說法，應該不是一個十分確切的概念，甚至可能會產生誤導：讓人感覺好像政府的這個方案還有許多不理想的地方，香港市民應該遷就。事實上，在基本法第45條修改之前，香港市民可以討論的政改具體內容就是如何增加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和「按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選人。這才是依法實行民主的應有局面。

此前，十幾萬香港人冒着酷熱，不怕中暑，堅定走上街頭，向「暴力」、「佔中」說不，呼籲用和平理性的方法，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討論政改方案，確保2017年實現普選，締造香港民主的新里程。此次活動是由「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並組織的，大聯盟已經收集到150萬個市民支持「反暴力、反佔中」的簽名。

英最高法院院長力挺白皮書

□李俊

【指點香江】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公布後，遭受香港某些有政治背景的法律界人士的無理攻擊，然而，法律界畢竟還是有不受政治影響的公正聲音。數日前，英國最高法院院長，亦是特區終審法院非常任大法官的廖柏嘉（Lord Neuberger）在一個公開場合力挺「白皮書」，強調香港司法獨立沒有絲毫受損。廖柏嘉的公允之言無疑令人尊敬，也是對那些抱有政治目的而參與「黑衣遊行」的一眾「法律政客」強而有力的批駁。「白皮書」是中央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全面總結，不容政客歪曲與污蔑。

法官愛國是前設

印象當中，特區終審庭的法官很少會出席公開場合，更是極少公開發表與政治議題有關的個人意見。8月26日，廖柏嘉法官十分罕有地出席了外國記者協會的一場活動，更發表了一篇名為《第三權和第四權：法官、記者和公開的正義》（The Third and Four Estate: Judges, Journalist and Open Justice）的演講。演講當中，他回應了當前對「白皮書」的爭論的看法，尤其是以下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法官是否需要愛國、法官是否「治港者」。

第一，在法官是否需要愛國？廖柏嘉十分明確地表示，法官要愛國是前設，英國的法官需要宣誓效忠英女王及國家主權，香港特區的法官同樣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最重要是法官能不偏不倚，維持獨立的判斷，免受行政機關影響。但沒有證據表明中央政府企圖干涉特區司法系統（At the moment I detect no undermining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根據路透社（Reuters）援引廖柏嘉的話表示：「目前我並未發現司法獨立性受到傷害的跡象。如果我感覺香港司法的獨立性被削弱，我要麼會大聲說出來，要麼會被迫辭去法官一職。」（英文原話：If I felt that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in Hong Kong was being undermined then I would either have to speak out or I would have to resign as a judge.）他還舉例說，英格蘭及威爾士的法官都要宣誓效忠英女王，這

也可以被視作是愛國的一個體現。

「治港者」並無問題

第二，法官是否一個「治港者」（administrators）？廖柏嘉在演講中同樣作了明確的表示。他認為，這一詞可以從廣義及狹義去理解，他並以英國法官過去會對自己電子郵件是以「.gov.uk」結尾而作出抗議的例子，指出，檔名中的「政府」縮寫可以指行政機關，但同時可指包含司法機關在內的廣義的政府，而白皮書中的「治港者」也是如此。他並指出，特區所有的法官在就職之前都需要作出宣誓，當中包含如下一句話：「Administer justice without fear or favour」，當中包含了Administer這一詞，其實已經充分說明了問題。

廖柏嘉如此清晰的對上述兩問題作出回應，值得所有人認真去思考。眾所周知，英國最高法院是英國最高的司法機構，是審理來自英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三個司法管轄地區的上訴案件。最高法院尤其關注對一般大眾具有重要影響的司法案件，一如昔日的上議院受理上訴委員會，商業糾紛、家庭問題、涉及公共機構的司法覆核、以及涉及《1998年人權法》等等各類型的上訴案，都可由最高法院審理。因此，身為法院院長的廖柏嘉，享有崇高地位，他的言論具有高度的說服力。

試問，廖柏嘉法官與那些參與「黑衣遊行」的某些法律界人士、法律系學生相比，誰對法治更有判斷力？誰對司法獨立有更大的發言權？誰的見解又更有說服力？答案實際上已不問自明。

還「白皮書」公道

而事實上，廖柏嘉的觀點絕非孤立，在剛過去的七月份，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前英國駐香港領事夏添思便指出，中央政府只是重提對香港長久以來有關「一國兩制」的一貫政策，並沒有改變對港的方針及政策。而過去一個月來，香港的政治情況不斷升溫，並不是白皮書的內容有問題，而是因為某些政客尋求在《基本法》條文之外，另闢蹊徑，實現普選。整件事其實是一種政治操作。而公眾也看到，當李

柱銘、陳方安生等人到英國議會出席聽證會攻擊白皮書時，同樣遭到所有英議員的質疑。

公衆記得，兩個月前，公民黨組織一批法律界人士發起所謂的「黑衣遊行」，指控「白皮書」破壞司法獨立。大律師公會的前屆成員亦曾發表聲明，批駁白皮書誤將法官和司法人員視為「治港者」，會發出錯誤信息，令人誤以為法院是政府機器一部分；一些「法律政客」，更是極盡攻擊之能事，污蔑白皮書。

顯而易見，廖柏嘉對此給出了清晰反駁。整件事值得公眾去反思的是：香港「司法獨立」是由某些政客說了算、還是應當依事實去判斷？香港的大律師們，尤其是那些與政黨、政客有密切往來的「大狀」們，他們真的應當認真反省，任由政治偏見、政黨利益眼光去對待香港的司法制度，是否是他們真正想見到的？

白皮書是公正客觀地全面闡述中央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不容政客污蔑！



▲英國最高法院院長，亦是特區終審法院非常任大法官的廖柏嘉（Lord Neuberger）在一個公開場合力挺「白皮書」

【有話要說】 洛君

行政長官普選框架快將揭盅，「佔中」激進分子仍糾纏於「國際標準」以煽惑市民。市民有必要認清所謂「國際標準」實質。

有人以為，普選一旦依照「國際標準」，即可「以英美全世界最民主自由的地方作為準則，港人就能充分享有愛選哪一個特首就選哪一個的『權利』」。如此簡單，中央為何不給港人？」正因為「如此簡單」，足可以陷全無普選經驗的香港於亂局。民主，切不可簡單化。一步登天，會跌落。

聯合國當初告訴全世界「選舉與國際標準」的相關性，主要在於不少落後地方不懂得何謂選舉，這就有必要給他們一些方向、框架，是「大致如此」而已。基於歷史文化傳承各異，各地都應有自己的一套選舉辦法。

你或者會說：「香港並不落後呀。」錯了，實行資本主義逾百年的香港，做生意賺錢方法排世界最前列位置。普選，卻全無經驗，十分落後。

舉個顯淺例子。一個問題問你：什麼是「人」？有五官，會行會走者，就是「人」。這是「人」的「國際標準」。然而，中國人說的「人」，更涉及深層意義，例如仁義道德。不孝順父母、肆意違法者，會被指責為「唔係人」。

「佔中」者的普選理念並沒有錯，只是過於理想化，不適合今天甚至2016、17年這數年後的香港。他們應把自己的一套，向香港特區政府、北京中央政府不斷游說。認為怎樣對香港最好，如何做會對國家、對香港的安全不構成威脅，如何修憲。接着在立法會如何做。也要向民間多作推廣、組織，逐漸取得選民支持，進入議會，就能影響政府的決策。

看有些環保人士，不斷作研究，不斷以實質數據向政府鋪陳填海利害。年來，政府對填海已有所收斂。他們並沒有動輒「佔」。

孫中山當年不斷向海內外宣傳一己理念。武昌起義的導火線，槍聲響起，這第一槍並不是革命黨人自己先開，而是官府裡兩派爭執起來首先開的，說明官府裡受孫中山思想影響的不在少數。

「革命」，是激進的、即時的，要全面推翻；「改革」，是溫和的、漫長的。你若全面推翻，推翻後又如何？連中央也不予承認麼？可能嗎？真正的政治理想應有一整套：之前和之後該怎樣做，以及要向民眾解釋。但「佔中」者並沒有這樣做，只常說「佔」。你是想「改革」呢還是想「革命」？你的邏輯是什麼？自己搞清楚沒有？

【港事港心】 澄清

前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席法官李國能認為，「香港法官可以只效忠基本法，而不需要愛國。」因為「愛國無學世公認的定義。」「愛國帶有親某政府的意味。」「在司法獨立的原則下，法官不應該親政府。」所以，李國能在2014年8月15日香港報章發表文章，以《法官沒有任何主人》為題，批評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4年6月發表之《「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內對法官應該愛國的要求。

為何香港法官無需愛國？效忠基本法不等於亦不能代替「愛國」，而「愛國」並非是個新名詞，是所有國家對人民，尤其是法官等公職人士的基本要求。香港是特別行政區，並非是「愛國例外區」。

李國能說：「愛國並無學世公認的定義。不同的人對愛國可能有不同的見解，同一個人可以被某些人視為愛國，被另一些人視為不愛國。」

如果一位女子問她的男朋友：「你愛我嗎？」而該男朋友說：「愛並無學世公認的定義。不同的人對愛可能有不同的見解，同一個人可以被某些人視為愛，被另一些人視為不是愛。」你覺得這個男朋友怎樣？

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有「學世公認的定義」才能做，這個世界會怎樣？

至於李國能另一說法，「愛國」就意味沒有「司法獨立」，理據單薄，筆者8月28日在本報《香港法官不愛國行嗎？》一文中已經說明，在外國，法官愛國未有影響他們的「司法獨立」。

我們相信，正直的法官，應該「幫理不幫親」，所以，當時李國能任職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席法官，主持聆聽多宗由他近親李志喜大律師出庭的案件，雖然李國能或李志喜任何一方沒有避席，一般都不相信「親某出庭的大律師」就沒有「司法獨立」，普通人亦不相信李國能首席法官傾向近親李志喜大律師的判決，是因為出庭的大律師是李國能首席法官的近親。

但是，李國能又呼籲，只要時常警惕，法治與司法獨立仍會繼續蓬勃發展。

既然李國能沒有要求我們警惕他作為首席法官曾經處理近親出庭的審判，為何他要求我們時常警惕其他的審判呢？這是否雙重標準？由此來看，李國能應該重新考慮他批評白皮書的論點。

香港豈能是「愛國例外區」？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敢於抗衡」將成中國軍方常態

□紀碩鳴

【亞太風雲】

13年前的4月，中國一架戰鬥機為攔截美國海軍的一架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相撞，中國海軍航空兵王偉和他的戰機至今沒有找到蹤影，美國飛機緊急降落在海南島陵水軍用機場。那時我去海南採訪，陵水附近的老百姓說，看着一架戰機飛回來，後面跟着一架大型飛機，中國海軍航空兵損失了一機一員。雖然美國飛機事後緊急降落在島上，機組人員被扣留超過一周，但那時陵水的气氛明顯悲壯。

近似的情況今天出現了，美國方面稱，一架美國海軍P-8A巡邏機在東海上空進行「例行偵察」時，遭遇中國一架蘇-27戰鬥機接近。據稱當時中國戰機已經接近至距離美方15公里的距離，並進行演轉，美軍方稱這是對P-8A巡邏機的「威脅動作」。

軍力戰力提升令美吃驚

美國五角大樓於8月22日宣布，中國對一架美國海上反潛偵察機進行攔截。「8月19日，一架攜載武器的中國戰機對美國P-8波塞冬反潛巡邏機進行攔截，這架巡邏機正在執行常規任務。攔截行為發生在距海南島東側135英里（約217公里）處，這是國際空域。」國防部發言人約翰·科比（John Kirby）在周五的發布會上如是說。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更繪聲繪色

地稱，中國戰機在對美國P-8A偵察機進行攔截的過程中，兩機最近距離僅20英尺（約6米）。

面對美方說辭，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8月23日表示，8月19日上午9時許，美國海軍一架P-3反潛機和1架P-8巡邏機飛抵我海南島以東220公里附近空域進行抵近偵察，中國海軍航空兵一架殲-11飛機起飛進行例行性識別查證。期間，中方飛行員的相關操作是專業的，並與美機保持了安全距離。同時，中方敦促美方應停止對華抵近偵察。楊宇軍還指出，「美方對中方大規模、高頻度的抵近偵察才是危及中美海空軍事安全、導致意外事件發生的根源。」

美軍一直沒有停止大老遠跑到中國的家門口來看看，10多年來更變本加厲。因為10多年來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讓美國「好奇」，不惜萬里來到中國沿海。南海海域寬闊水深，適合核潛艇活動。美方長期跟蹤中方核潛艇，此次P-8A在南海活動的重點仍是跟蹤中方核潛艇。

儘管五角大樓稱是「常規任務」，美軍來到中國近海就為好奇偷窺。不過，和13年前的那一樣相識比較，這一次美國並沒有佔到便宜，中國的軍力、戰鬥力都提高了，加上出其不意的舉動，讓美軍大吃一驚。

儘管中國的軍事力量無法與美國比，在軍事戰略上沒有能力與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抗衡，但在軍事戰術上，中國這次顯示了抗衡的能力。可以看到，從作戰心理和戰術上，中國作好抗衡準備。如果說13年前的中美軍機相撞是一次意外，

這一次旋轉攔截動作顯然不是飛機駕駛員的臨場發揮。一定會經過沙盤推演、有預先的作戰方案，並有必勝的把握。

顯示中國戰術抗衡能力

事實也是，這次攔截動作讓美軍吃驚甚或恐懼。事件發生後，不是中方先作透露，而是美國提出抗議，表示「關切」，很顯然，美軍意想不到。五角大樓的發言人說，「那支部隊執行攔截任務的飛行人員採取了挑釁行動，並顯示出對我方飛行人員的安全缺乏尊重，對此我們表示關切。」美方所指的「挑釁」、「缺乏尊重」，實際上是直指中方軍事人員的抗衡動作。

更顯然是，五角大樓稱美國軍機今年多次遭遇中國戰機攔截，此次「攔截」是美國偵察機從去年底開始遭遇到越來越多攔截趨勢的一部分。那就是說，美國偵察機經常出沒，近來中國戰機經常上空抗衡，而此次抗衡成功。

美軍執行「常規任務」，中國軍方也將「常規攔截」以抗衡。去年12月，美國巡洋艦「考彭斯」號在南海海域與解放軍登陸艦對峙，雙方距離不到五百米，最後「考彭斯」號及時閃避才避過釀成軍艦相撞事故。美方亦因此提出抗議，中方指「考彭斯」號侵入解放軍遼寧號航母編隊。

敢於抗衡、善於抗衡、不斷抗衡，可能也會是中國軍方在自己門口保疆護土的常態了。